

漢書門			
五〇	一	二	三
函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五〇	一	二	三
函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5	
冊數	30(21)		
函號	279	5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二十四上 前漢書六十四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

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

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

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屢字 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

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大臣數詘師古曰謂

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

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併優

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

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

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師古曰言不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

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

言總天下乃至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

愬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助乃斬一司

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

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

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大為發

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

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

攝然孟康曰攝安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

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越方重難也

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勸髮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師古曰勸

與翦同晉說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

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

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

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

里之外也侯侯也為王者斥侯侯衛賓服服度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

為賓也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

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執異也

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

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

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

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

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十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

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

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

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

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

崇禎三年春

前漢書三十四

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

一卒之固不給上事自相攻擊

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勞中國之

人於蠻夷之地

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

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

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

食

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

子出就婦家爲贅婿耳贅婿解在賈誼傳

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

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扶目反今發

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踰領

音橋謂隘道也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竹輿以行是也師古曰服音墳說是也踰與論同

舟而入水

師古曰拖曳也音七

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

上下擊石

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

林中多蝮蛇猛獸

師古曰蝮惡蛇也音

鼓福反解在田儋傳

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

師古曰泄生也

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

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

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

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

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轉爲字誤省耳

以其軍降處之上塗

日塗音耿弁之弁師古曰音工含反

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

權

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權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權音直孝反

未戰而疾死者

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

師古曰號古啼字

破家散業迎尸千

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

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

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

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

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

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

早閉晏開鼃不及夕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危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

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

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王

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

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

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

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

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

師古曰綿弱也言其柔弱如綿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

可入者以係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

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師古曰不下言

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

饗亦南方暑溼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

蠱生

師古曰蠱毒也音壑

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

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

弟甲弒而殺之

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

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

師古曰存謂省問之

施德

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

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

李奇曰如

人畜養六畜也

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

丈二之組填撫方外

師古曰組者印之綬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

師古

日頓壞也一

日頓讀日鈍

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

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

師古曰如雉兔之逃

窺而入山林險阻之中

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

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日疲勸亦倦字

男子不得耕

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

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

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

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

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

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

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

師古曰適

讀日

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

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
 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鬼方小蠻
 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
 克言用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
 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
曰顏行猶駕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
 歸者張晏曰廝微輿衆也師古曰廝析薪雖得越王之
 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
 數為囿江漢為池師古曰八數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
秦有楊汗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

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

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乘

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

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馮玉几師古曰憑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

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

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

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

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閑暇之虞也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

道充滿于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

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

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

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嶺

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韻日諷以天子

之意指諷告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

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

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

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年凶菑害

眾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

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

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

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藐謂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

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

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

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服得

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

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

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

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

師古曰仰讀曰仰謂仰而望之

今閩越王狼戾不仁

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

殺其骨肉離

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

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

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

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

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

音功疾反

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

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

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實據百越之利或於

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

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

揚聲鄉屯曾未會

師古曰言兵未盡集

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

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

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師古曰服謂朝

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

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

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

士卒

罷倦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三王之眾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

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

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

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

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

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

故使臣

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

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

安以所不聞

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

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

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

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

師古曰友婿同門之婿

上問所欲

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

師古

日無善聲

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

張晏曰承明廬在石

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

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

於海南近諸越

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

北枕大江

師古曰枕臨也

閒者闕

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助恐

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

師古曰周

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

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

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助自欲入

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

詔許因畱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

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

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

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

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

買臣毋歌嘔道中

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

買臣愈益疾歌妻羞

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

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

師古曰女皆讀曰汝

妻恚怒曰如公等

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

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

飢寒呼飯飲之

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

後數歲買臣隨上

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

重車重音直用反

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

吏卒更乞匄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

會邑子嚴助貴幸

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

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敞

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

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

山

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係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係是地名失之矣

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

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

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
 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
 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
 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
 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
 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
 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
 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相推
 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
 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廢吏乘駟馬

車來迎

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

買臣遂乘傳去

師古曰傳

音張

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

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

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飲

居一月妻

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

師古曰乞音氣

悉召見故人與飲

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師古曰復音扶日反

居歲餘買臣受詔

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
 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
 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

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告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

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

之類不用箭但行臬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某行塞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塞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

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

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

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

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

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以為天下少雙海內

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

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

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

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

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郭師古曰引滿曰曠盜賊不輒伏辜

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

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

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
 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
 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
矛戟弓劍戈安
 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
 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海
 內抗敵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
 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
 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
 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為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師古
曰墮
毀也音火規反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筆挺相

捷擊師古曰捷摩田之器也筆馬也捷大也犯法滋眾
 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
 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
 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
 封師古曰壽王言此字內曰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
 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
 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孔子曰吾
 何執執射乎六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
 詩云六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
小雅賓
之初進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
侯射熊侯即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

嘉靖八年刊

射者也同同稱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言貴中也師言

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日中

仲反音作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

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

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

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

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

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及汾陰

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古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

貢曰陛下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

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

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

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

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

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

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

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晚迺學易春秋

百家之言游齊諸子聞師古曰諸子諸儒生相與排擯

不容於齊家貧假貨無所得師古曰貨音土得反北游燕趙中山

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

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

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

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

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

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

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

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

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

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且怒

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

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

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勝必棄之可和調也

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
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
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
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
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

日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

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

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直瑞反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

又音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

一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

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

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

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

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

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

軍殺將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

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古

日來侵邊境而毆略人畜也毆與驅同其字從支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

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

康熙三十九年刊

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執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

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京師

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日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

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

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

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

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

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

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

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

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

五鼎亨之謂被鑊亨之誅

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

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

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

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朱買

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

淫失之行

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

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

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

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反

始吾貧時

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飢內門謂內之於

門中也

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

入偃之門迺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

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

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

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

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

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

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

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

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

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

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

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

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偏袒

大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

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

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

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

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

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

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

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

日韓魏趙三國本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

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日旋吳楚是也

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

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重

日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循

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

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

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

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

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

無所廢損也從讀日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

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

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

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

俾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

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

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土公師古曰依讀日此陛

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

其繼末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奚征

而不服哉

嚴朱吾丘主父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終 前漢書六十四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六十四

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前漢書六十四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師古

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敵當時則用過

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

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

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

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

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

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

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寢長夫佳麗珍怪固順

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

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

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

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

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

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

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天

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

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

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

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

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

攻弱國務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

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

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虞示不復用元元

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

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

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

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眾師古曰調古諂字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廼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

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彊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熨略葳州建城邑張晏曰葳貉也師古曰葳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

康熙三十九年刊

行漢傳三十四

二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

解師古曰拏相連引也音女居反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

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

也引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

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

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執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外郡守警若

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日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非宗室之利也上

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

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

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

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諱諱者言必滅亡也

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

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

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

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

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蹠師古曰每

有五蹠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

物博謀羣臣師古曰其微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

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

康熙三十九年刊

鳥魚羣

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葦葭音加

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

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

蘇林曰薦草也

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

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

邪右衽

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

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

師古曰埃古侯字以

下亦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

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

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

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日刑見也

履衆美而

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

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

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

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

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

燔瘞於郊宮

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薙之郊宮謂泰時及后土也獻

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

師古曰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

而異獸

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

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

師古曰饋謂充祭俎也

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

今日改定告元

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

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

號於營丘以應緝熙

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

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
姓號也師古曰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直之直也

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曰六

鵠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

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昇武王也臣瓚曰時

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

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

師古曰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也師古曰并合

亂變也今此獨一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

故云并也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

裳也編讀曰辯要音一遙反斯拱而埃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

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

皆以軍言為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

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扇熾火謂之鼓還奏事徒為太常丞

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願之可也湯以致

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

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

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顛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

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

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蓄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

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

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

郡口數田地

師古口度計也音大各反

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

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

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

備

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

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

師古曰不

之偃已前三奏無詔

師古曰不報聽也

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

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

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

死而為之邪

師古曰予許也

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

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顛行非春使體請下御史徵偃

卽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

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

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

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

軍問以此何

為吏曰為復傳

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以下亦同

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

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

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

當發使使匈奴

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

軍自請曰軍無橫草

之功

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

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

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驚下不習

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師古曰亢當也音抗不足以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廼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畱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脩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治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汜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

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以當之衰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

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衰

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迺徵衰既至詔衰為聖主得賢臣

頌其意衰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師古

日純絲也謂織為縉帛之麗綿也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太

牢之滋味服虔曰啜音舍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今臣辟

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日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

茨以蓬蓋屋也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

累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瑞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

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共惟春秋法五

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

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日恭在乎審已正統而

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苦骨終日矻矻如淳曰便作貌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樸清水焮

其鋒師古曰焮謂燒而內水中以堅越砥斂其罟晉灼

后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師古曰剽截也

音徒充反又忽若彗汜畫塗師古曰彗帚也汜泥也如以帚掃泥灑

之地以刀畫師古曰畫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師古曰督

察視也

漢書卷之九

前漢傳三十四

七

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

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

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郝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

張晏曰駕則且至故曰乘王良執鞞張晏曰王良郵無

且師古曰乘音食證反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

軻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

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躡躅於敝輦

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

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

之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

矣韓哀附輿哀韓文侯也時已作御此復言作者加其

精巧也然則善御師古曰亂馳曰縱馳騁驚忽如景靡

者耳非始作也師古曰亂馳曰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

靡也師古曰亂馳曰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

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周流

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絺之

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襲貂狐之煖者

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

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

音於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

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

有囿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

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

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

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

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

由此觀之君

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

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

信師古曰悃至也音日本反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

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

於朝師古曰鬻賣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

虞縶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乃有十解在鄒陽傳鬻音弋六反離此患也及

其遇明君遇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

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張晏曰與幽也

潔押也汗也言敝與潔汗不章顯也師古曰潔音先列反離疏釋躡而享膏梁應劭

此疏食釋此木躡也臣瓚曰以繩為躡也師古曰躡即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躡音若略反剖符錫壤

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故世必

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師古曰冽風貌

也音龍興而致雲蟋蟀秋唵蜉蝣出以陰孟康曰蜉蝣深略也

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蝻音繇字亦作蜉其音同也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

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艾若堯

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

穆列布聚積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益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音

遞音遞送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

崇禎三年春

前漢傳三十四

上

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

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

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

此則胡禁不止局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

獻萬祥畢臻師古曰臻字與臻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

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翺德與

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

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

必偃印誦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

如淳曰五帝時人彭祖堯舜時人

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响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

于反噓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以

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

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日游放及日獵所幸宮

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

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

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虞娛同說讀曰悅

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諭

師古曰風讀曰諷

烏獸草木多聞之

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也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

千里

師古曰表長也

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

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

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

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

竭卷卷

師古曰卷讀與拳同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

臣贊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

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

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

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日

暨及也訖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

師古曰與讀曰豫

故君臣歌德

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

含氣之物各得其

宣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

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

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

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

為稱號王充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

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

也南征不還

師古曰謂昭王也為楚所溺也

齊桓揀其難

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

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

孔子定其文

日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

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

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

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

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

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

一事

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

時有獻千里

康熙二十九年刊

前漢書三十四

古

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

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

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

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

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師古

日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

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

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

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

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

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

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曰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

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

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

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

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

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捐

情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快子詣反又子奚反

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

蠻荆大邦為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讎敵也

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

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

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日園貌也霧露

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

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

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

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

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

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

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

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

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

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

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

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

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

匡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
 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
 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通于時
 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
 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
 其罷珠匡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
之處即不欲勿彊珠匡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
安置之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
 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

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京
 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薛大夫師古曰瘡我
 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
 鹿克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克宗君蘭為京兆京兆
 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上則不隔矣捐之前
 言平恩侯可為將軍張晏曰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
思侯當是黃赫之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
後嗣也而表不載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
 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興曰我復見言
 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
方且欲貴矣師古

崇禎三年春
 前漢書三

曰方且是也讀如今字

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

師古曰第但也

且與

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與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

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

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

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與奏曰竊

見長安令與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與事父母有曾氏之

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

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

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

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

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

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

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

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

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

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語殄行震

驚朕師

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我衆

王制順非而

澤不聽而誅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彘衆殺謂人有堅

為辯言不以誠質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請論如過辭語順澤不聽教不有如此者皆誅殺也

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成帝時

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

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比當戎狄南荆舒蠻與羣舒以難靖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

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寃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

深切著明師古曰寃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

湯陷嚴助石顯讚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

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其所也亦何排陷之

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西安傳第三十四下終 前漢書六十四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前漢書六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

次笑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埃

反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

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朔初

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

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十五學擊劍十六

學詩書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誦二十二

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為

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

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劉攽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劉敞曰既

諾者非子路之言也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

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

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解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

日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廉若鮑叔

不能中駟馬追不能及也信若尾生

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師古曰尾生古之

云鮑魚非也焦自介士耳死一曰即微生高也

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

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

得見於天子也奉音久之朔給騶朱儒

扶用反其下並同文頴曰朱儒之

日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為騶者也師古

騶也後以為騶謂之騶騎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

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

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

口音先各反下云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索長安米亦同也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

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

名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

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

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

順治十六年刊

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

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

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濟芳目反置守宮蓋下射

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石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謂為守宮碎亦禦杆之義耳蓋食器也若盜而大今之所謂蓋蓋也蓋音撥○劉攽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佚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贊進也師古曰別分臣以為龍又

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

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蝮蜥蜴

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蝮音榮蜴音原蝮音烏典反蜴音殄○劉敞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蟻蛭俗呼為蜥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

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

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過者也滑稽解在公孫弘傳常侍左右曰

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

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迺覆樹上寄生

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蘇林曰窶音貧窶之窶數音數錢之數窶數鉤灌四股鉤

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林潦之目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今關中俗亦平為寄生非為薦之寄生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

崇禎三年

行集傳三十一

二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官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銜窠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日數音藪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景本作藪

肉為膾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

人不勝痛呼暑服虔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髡箭之髡暴音瓜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呼呼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暑

暑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嘲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

○劉敞口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窠數前覆守官

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

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窠數皆是附著

他物而得名故謂令在盆下之寄生為窠數大物在盆下小物在孟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為盆爾又

不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以寄生為芝菌形園似窠數而云非寓木尤疎謬矣

祁曰呼報常作呼報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鄧展曰咄音勃

表之勃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警音教舍人志曰朔擅詆欺天

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

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

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穀也韋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

為穀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穀音口反○劉敞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尔穴相重遂誤

爾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承鳥紫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

諧語曰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𦉳𦉳牙何

謂也張晏曰齟音樞黎之樞應劭曰𦉳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音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

崇禎二年

行憲事三

日

亞音烏加反 朔日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音時政反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

廷也

師古曰音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為廷府

塗者漸洳徑也

師古曰漸洳浸濕也

漸音子廉反 伊優亞者辭未定也

狝呿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

師古曰伏之日也解在郊祀

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

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

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

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遺細君又何仁也

朔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

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日宮名南獵長楊東游宜春

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南說者乃以為在鄠

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微

行常用飲酎已

熱以祭宗廟也酎八九月中

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

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朔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

出常稱平陽侯

如淳曰平陽侯

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

鷲不稼稻菑之地師古曰菑有芒之穀總稱菑者也音庚民皆號

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鄆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

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

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

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

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徵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徵連也循行也右內

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徵連也循行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徵連也循行也

日師古曰徵連也循行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徵連也循行也

非必有宮人也師古曰徵連也循行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徵連也循行也

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

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同耳宮名在鄆縣也

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

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蓋屋以東宜春以

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

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又詔中尉左右

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鄆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

中尉及左右內史也師古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

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

蓋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

也師古曰即臺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

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

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奢侈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

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南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維二

以西都涇渭之南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

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

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

仰足也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

蠅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蠅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

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

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

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

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

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

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

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

車驚南北

師古曰亂馳曰驚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

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

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隄音丁奚反○劉敞曰不足以危不字

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虞之變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

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

而諸侯畔

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

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意

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

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

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

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

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

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闕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不可

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

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

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師古曰慮音廬隆慮主病

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

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

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

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

康熙三十九年刊

前漢傳三十五

志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

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責也○宋祁曰夕當作少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

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

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劾不敬

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后也堂

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校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

崇禎三年春

教書計相馬御射

師古曰計謂用筭也

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

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

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

曰中府掌金帛之藏○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

董君所發一百金滿百斤錢

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

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

安陵爰叔

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

之罪將欲安處乎

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曰身挾大罪延欲自安

而居處者乎

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

師古曰以用也爰

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官又有菽竹籍田

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

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菽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

當有宿官故宜獻此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

如淳曰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

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

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

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

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

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

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

師古曰請

音才姓反○宋祁曰使景本作儀列為公主賞賜邑入

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

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

崇禎三年春

職師古曰卒讀曰猝酒音信又音山豉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

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

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

曰山林應說是也不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

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

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

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道入登

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

耳者也音悔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

以見人也一日自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所行醜惡無善狀

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之往也

董君綠幘傳鞞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鞞形如射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

人之服也傳著也鞞即今之臂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

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

同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

冠上上者上殿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

尊不名稱為主入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

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

狗馬楚鞠劔客輻湊師古曰楚音十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

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

也○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

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戟辟戟

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

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

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

於六經畱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

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詩之也盡狗馬之

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

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師古曰賊非也說者以為知狐非也

知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也○劉敞曰劉向說春秋賦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妾然則朔正

用指偃尔何必遷就魅也○宋祁曰姚本句未無也字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

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毋不出而死也

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

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

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

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

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

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

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

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而築高

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

曰我無所得又曰我欲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

順治十六年刊

可集書三

三

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國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遂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扉三月不葬慶父死

而魯國王師古曰慶父魯桓公之子莊公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倍公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及密乃縊而死付公乃定其位

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

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賜緡黃金三十斤

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

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

始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趣本謂工商之業石姓多離農畝

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亦有道乎師古曰從音于容反朔對曰堯

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亂

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

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足履革

鳥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劔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

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慈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緼音於

粉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

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

小園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

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綵也罽織毛也即

毘旼師古曰璚瑁文甲也璣珠之屬官人簪璚瑁垂珠璣不園者璚音代瑁音琳璣音

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轂珍怪師古曰轂音撞

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

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

曰失農謂夫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

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

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惟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

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師古曰詼潮戲也詼笑謂潮非

發言可笑也詼音恢其下詼調詼諧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

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為音于偽反

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嘗

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

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

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

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

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

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

周太師故云拾遺也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以臯陶為大理師古曰

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為司農師古曰播種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享割

太官屬少府師古曰以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顏閔為博士師古曰

故令作之師古曰以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益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

皆為德行也師古曰以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益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

苑多在右扶師古曰以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以契為鴻臚應劭曰

風故令作之師古曰以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以契為鴻臚應劭曰

王也師古曰以契為鴻臚應劭曰龍逢應劭曰

為宗正師古曰以契為鴻臚應劭曰龍逢應劭曰

曰伯夷汝作秩宗主郊廟京廟京師古曰以管仲為馮翊應劭曰

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師古曰以管仲為馮翊應劭曰

令匡廡故令為馮翊也師古曰以管仲為馮翊應劭曰

仲山甫為光祿師古曰以管仲為馮翊應劭曰

大僕應劭曰中伯周宣王之舅也人僕主延陵季子為

水衡應劭曰水衡主池苑百里奚為典屬

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

以其貞潔故為大長秋師古曰惠史魚為司直應劭曰

為之師古曰惠史魚為司直應劭曰

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孫

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師古曰善王慶忌為期門

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也師古曰善王慶忌為期門

力舉千鈞鼎官今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

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師古曰萬宋閔宋萬為式道候師古曰萬宋閔

也式表也表道之候師古曰萬宋閔宋萬為式道候師古曰萬宋閔

若今之式候引駕師古曰萬宋閔宋萬為式道候師古曰萬宋閔

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

崇禎三年春

行集錄三五

五

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師古曰公孫弘及兒寬也兒言五奚反

董仲

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

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

于文辭

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

先生自視何與比哉

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

朔對曰臣觀其雨齒牙樹頰胾

師古曰頰肉曰胾音改

吐脣吻擢

項頤

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

結股腳連臄尻

師古曰臄臄也音誰

遺蛇其迹

行步偶旅

師古曰遺蛇猶透也偶旅曲躬貌也蛇首移偶音尚

臣朔雖不肖尚

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師古曰澹古澹字也澹給也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

者恐失之也

特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

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

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

詠喁而已

師古曰喁與詡同音竹交反

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

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

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

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居也澤及

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

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

師古

日服膺俯服其習臆也釋廢置也

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

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辨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

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

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

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

十二國未有雌雄

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

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虞

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

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

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

安於覆盂

師古曰言不可傾搖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

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

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

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

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日謂被

誅戮喪其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

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

脩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

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

也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

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

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鷺鷥飛

且鳴矣師古曰鷺鷥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鷺音春鷥音零傳曰

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

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謹議之聲天有

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眾也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工苟反謂以玉為瑱用黈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

非也黈黃色也絺縣也以黃縣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不

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

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

之自得之則敏耳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

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上觀許繇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

合子胥師古曰許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

死不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耦合也

徒眾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

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

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

闕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頻遙反

以莛撞鐘文穎曰謂橐莛也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

發其音聲哉師古曰莛音徒丁反繇是觀之譬猶臙髀之襲狗服虔曰音

蹤劬如淳曰臙髀小臙也音精劬孤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齒也音仕客反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今以下愚而非處士

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

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

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

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

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

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也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

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無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

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

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祭反吳

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

於戲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不可談何容易

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音弋鼓反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

順治十五年刊

前漢傳三十五

七

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或有說於目

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讀曰悅非有明王聖主

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

桀而王子比干有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

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

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

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以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

蒙不辜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

來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二人皆詐

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瑇瑳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瑇瑳與彫同畫也瑇謂刻為文也音象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

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地國家為虛師古曰陸頹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

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

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兵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

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响言語順也响音許于反

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彌同損減也則忤於

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故養壽命之

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閒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
 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
 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
 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此二人者皆
 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
 和之色師古曰閒讀發憤畢誠師古曰畢盡也圖畫安危揆度
 得失師古曰圖畫謀畫計也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
 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

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
 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以仁為本以義為始褒
 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
 由昌也上下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
 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
 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
 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亾也縣縣連連殆哉

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
 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
 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
 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
 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
 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讀曰蓄鳳凰來集麒麟在郊
 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
 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亾之端若此易
 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

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曰言文王之國生

此多士為周室楨幹之臣所以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

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襍屏風殿上栢

柱平樂觀賦臘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

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

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

日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

日喜音許吏反為音于為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

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

也稱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該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錢死首陽山

拙為枉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飽食安步以

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

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其滑稽之雄

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

乎師古曰維謂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

逆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

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後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

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音直略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終

前漢書六十五

康熙三十九年刊

前漢書三十五

三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前漢書六十六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為

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

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

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

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

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

出有功封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奔師古曰窳奔二字同耳音普教

反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

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閻反後八歲遂代石

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
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石慶
比類也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
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輦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
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
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王上賢明
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賀子敬聲代賀為太
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
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
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

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

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

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
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多

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

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

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
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

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

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
子謚戾而置園邑故云戾

也園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不

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

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田以利子

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成邊卒糧乏不貨能為方計以益之也

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於下故使眾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朕忍之久矣終

不自革廼以邊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以行恩施為已

不自革廼以邊為援名援也或曰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許令內郡自省

轉以困農文穎曰自輸穀於邊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下吏妄

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

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減師古曰傳朱安世逮捕也獄

已正於理其以丞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

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夫親親

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一百封左丞相為澎侯

服虔曰澎音彭音以曰東海縣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

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身也獨引身逃難故失印綬也

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

置驛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

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

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

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

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

為檣師古曰檣楯也遠與故戰故以車為檣毋接短兵多

殺傷士眾師古曰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大

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

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

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橋制師古曰橋與矯

同其字從手矯制詔稱詔命也救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發武庫

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

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

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

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

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上主用輯及濯行

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

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歐

四市人師古曰歐與驅同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關下逢丞相軍

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也丞

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師

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

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止聞而

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止聞而

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止聞而

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止聞而

嘉靖八年刊

卷之二十一

四

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純侯孟康曰純音姁在濟陰成武今有亭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上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劫略故徙之也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

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與之祭因設宴飲也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曰邑王為太子如淳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揚雄傳丘常謂卿為君侯是則稱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曰出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父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違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地以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厨車以徇師古曰厨車載食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

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為高寢郎

師古曰高寢郎衛寢之郎會衝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

變訟太子寃師古曰所告非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

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廼大感寤召見千秋至

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是而說之謂曰父子

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

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

之言不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特以一言竊

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

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此人也使者

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

辱命欲下之吏良久廼賞之師古曰賞寬縱也然千

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

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群下恐懼思欲寬

廣上意尉安衆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廼與御

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

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上報曰朕之

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

夫師古曰謂與太朕日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

大夫常在心既事不效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

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師古曰鞠問也

蠱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

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一驗所明知也至今餘

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在陰賊信身遠近為蠱朕媿之

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

師古曰謝告也館官舍也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後歲

餘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鈞弋宮名也昭帝母趙

婕妤好居之故號鈞弋夫人也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

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竝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日

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

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

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

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

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

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

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 千秋為相十二年薨

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

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大守宣帝時

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

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權筦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人

官也筦即管字義與幹同皆謂主也 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

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 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

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被音罷師古曰音皮彼反 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

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與

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

曰質驢也欲斬人皆伏於鐵上也鐵音竹林反 仰言曰使君顛殺生之柄威震

郡國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顛與專同 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

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貴

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

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

張辦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

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

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

宣帝

師古曰與

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

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

張晏曰莽謂取同姓故氏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

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

不可掩也自新傳國至玄孫莽敗延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

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

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卧師古曰移

言病始日以病而移居也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人以聞蒼延年皆

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後遷御史

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

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

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

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

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

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

決師古曰與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

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

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

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暉

暉字子幼以忠任為郎捕常侍騎師古曰為騎郎而常

憚毋司馬遷女也憚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
 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
 憚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憚
 等五人皆封憚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
 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
所出故取名焉
 移病盡一日輒償十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
言出財用者雖非沐常得在
外也貧者實病皆
以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即日出游
 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
行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貨賂
 流行傳相放效憚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
 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
練之長也師古曰應說也是也言總計十歲所須
謂用及文書之調度而後大司農
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謁洗沐皆

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
 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
 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
 勳親近用事初憚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
 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憚憚盡復分後母昆
 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憚居殿
 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憚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
其節行及政
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
 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

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

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隸習威儀也師古曰隸音弋二反

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隸師古曰我

稔疾廼為御耳御謂御車也稔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

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犍

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犍車抵殿門

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又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

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

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

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

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得人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又

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

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

嫫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惲云不來惲上觀西

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

問其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畫人有

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

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

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

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

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古與今如一丘

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

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

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白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

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

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惲不服罪

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

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救同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

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

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惲無此語

長樂誣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

師古曰惲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惲語令太僕

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太僕聞惲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

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

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古曰詆與妖同

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

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

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晦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

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王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歛也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

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魚羔斗酒自勞師古曰魚毛炙

肉也即今所謂燻也魚音步交反燻音一高反勞音求到反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

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

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

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張晏曰山南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

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是日也朝臣皆諛也師古曰其豆莖也音其須待也

拂衣而喜奮裳低昂師古曰衷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

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

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

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

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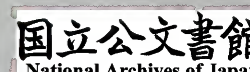
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

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

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

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

昆戎舊壤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



前漢傳三十一

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

與我不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勵

以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

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

為盡力憚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

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駟馬

猥佐成上書告憚如淳曰駟馬以給駟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史有佐名成者驕奢

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

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

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怨望語免為庶人名拜成

為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

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

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衆歛錢物為義買犢

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

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

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

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于經術也願賜清閑之燕師古

曰燕安息也得盡精思於前上名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

曰下說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

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

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

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王反

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

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顛制者師古曰顛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

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

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

陵太守師古曰屢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之也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

僕萬年廉平內行脩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

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

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

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

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

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

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

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

大要教咸調也

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調古詔字也

萬年廼不復言萬年

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

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

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

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

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

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笞擊也音力向

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

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

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

無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

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

之謂郡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曰木杵春不中

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鈇在是

第音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

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父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

治故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

奉養師古曰調徒約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王也然操持操吏郡

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師古曰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部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嘉靖八年刊

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日令行禁止然亦以

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

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

郡守特幸驍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

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

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鈎校發其藏師古曰鈎校

音工沒入辜榷財物師古曰辜罪也官屬及諸中官黃門

銅盾掖庭官吏舉奏彼論長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

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

整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立守而盜有十金奔市師古曰受所監法

解在景紀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耻不宜如淳曰

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

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元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

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嘗

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嚴深不如弘平

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

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

漢書卷八十八

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師古曰酒權均輸並武紀及食貨志

本抑末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

以為此舉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師古

曰竟讀師古曰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郡寬

次公師古曰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

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者數

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

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

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

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

其斷師古曰斷辯者駟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

貌行行剛強之貌也音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

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彬彬然弘

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

莫音滿又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

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

師古曰解釋也言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

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

於利而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

生也謂與上官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祭謀反誅也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

止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

日說讀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公孫劉車王揚蔡陳傳第二十六終 前漢書六十一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前漢書六十七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

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

葬以反吾真師古曰先令謂遺令羸者不為衣衾棺槨

反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

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然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

難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

孫系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

得師古曰請至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

持師古曰言來見也持棺園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

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糜散也單盡也或殯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真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即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直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此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

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鬼音口

對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繇讀與由同昔帝堯之葬也

窾木為匱葛藟為緘服虔曰窾音款窾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積字也積小棺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藟之類也緘束也藟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其穿下不亂泉師古曰亂

絕上不泄歿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

也

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
吾不為也邠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丞置丞而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

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時監軍御史

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

今小庵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建欲誅之

迺約其走卒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

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

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

下拜謁因上堂皇走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

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

知所以建亦已有成矣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

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示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

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私買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

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

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府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

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

有罪已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表之二千石以下行法

嘉靖八年刊

焉孟康曰二千石謂太守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

執事不諉主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以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端反累音力端

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

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兵書之名也辭在

也吏議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

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念也或將交

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志使不奔亡建又何疑焉建繇是

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

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涼

北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滅公士廬吏不敢捕渭城令

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

往犇射追吏師古曰奔走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

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服虔曰言游徼蓋主怒使

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

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避也報論也斷

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大將軍霍光寢

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

寃至命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

助也音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

子夜反崇禎三年春

前漢書三十七

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儻大節師古曰儻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

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

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

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

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

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

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

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

權之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

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

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

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

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

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

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

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

喜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

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

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了私反

抗首而請

師古曰抗舉也

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

師古曰柱

刺也距也音竹庚反

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

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

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

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

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

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御師古曰周書

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號叔

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

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

師古曰風

諷曰

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

師古曰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

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

師古曰立成也

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

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

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

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

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

師古曰吏上捕之不得

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

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

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人以厲其餘

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上問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

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

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

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

皆以諫而死

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

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

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

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

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

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

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

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宣不敢

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

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

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

周於槨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

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

師古曰豫章之縣

後去官歸壽春數因

縣道上言變事

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

求假軺傳

師古曰小

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戀反

詣行在所條對急政

師古曰條對之一條錄而對之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
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
見群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
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
不忠也師古曰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
父故言疏家畔親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師古曰不及恐失之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
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
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

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
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起於
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讀曰
邵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平師古曰幾音距
依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
道則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
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
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
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更也茂茂材也是以天下
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

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

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

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

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

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

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

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

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

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

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

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

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即孝

公之孫惠文王之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伯繇曰霸繇

由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

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

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師古曰懣音滿吐忠言嘉謀日聞於

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

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

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

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

也師古曰底細石也音之履反又音砥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毆除倒持泰阿授楚

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毆治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以喻倒持劍而以把授與人也

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

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

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

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

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以管

仲為相並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

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

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

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

曰戴鵠也仁鳥退間者愚民上疏師古曰以其所言

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

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

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

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
 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
 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
 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
 月之歌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留意亡
 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
 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
 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闡四門明四目言且
 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
 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外戚之權曰以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登只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
 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陰
 盛陽徵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
 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漢興以來社
 稷二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
 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
 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
 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
 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
 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執陵於君權隆於主
 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

萬曆十年補刊

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父亡繼

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

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

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

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

之陞涉赤墀之塗應邵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

牖之間謂之宸也法坐正坐也聽朝蓋平生之愚慮亡

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此遺留也臣蒙所以不安食所以忘

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堯人所

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

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

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

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

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帝堯之後明著三統示

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

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

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傳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

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

也不名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

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

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同嫡傳

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

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太傳云周公疾曰吾死

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

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今仲尼之廟

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孔子子孫不免

編戶師古曰列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

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

梁傳曰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

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

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

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

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

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

師古曰不自知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

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

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

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

殷後為始封君而止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冥明
得殷後而已全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
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
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
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
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
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
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師古曰顯讀與專同
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
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
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
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
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高絕衛氏師古曰高讀與隔同
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音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
神之戒翼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
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
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
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師業不言
是章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

飲葬之

師古曰棺音工喚反飲音力贍反

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

其志節比之藥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

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輔弼之佐以病免唐林

言敞可與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

大夫復免病去卒于家

賈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

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

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斬昭明也

伐茲隙軍旅不隊梅福之咄師古曰咄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

典刑殷監不遠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

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

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

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遂從所好

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

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已再入太府師古

曰論語稱孔子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故此贊引清

之再入太府謂初為大司徒掾後為車騎將軍掾也清

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

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

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前漢書六十七終

前漢書六十七

